

紫琅
诗会

想

◎路志彦

枯坐在这里 想
儿时的渡口
前世的石阶
来来去去的人群
忙忙碌碌的面具

静躺在那里 想
前世的墓地
未来的病榻
匆忙飞逝的时光
撕裂破灭的梦魇

安住在这里 想
迷失的过往
莫名的未来
如来如去的背影
若有若无的呼吸

跌落在梦里 等
万物觉醒 一同归去

冬天的河流

◎毛文文

雪下一阵,仍无法给冬定义
白鸢裹的白是褪黑素,一闪后
河流就从夜的豁口转身
叨回银鱼的松针、黄云的棉絮

靠近堤岸有一拐角,避阳也避风
潺湲的水一直想结冰却结不着
我们无法找回溜冰过河冒险的
童年

一双布鞋磨砺出列车的声音

此刻有霜落,有雪压,一条河流
不停奔跑,身形犹如瘦马
霜和雪都是它的胡须和鬃毛
整个河流都是草原的荒芜

遇见的
都是自己

◎徐继康

沿着时间的中轴线
我在一座幽深的花园前散步

拿起一朵兰花刚吐的香气
随手关进了记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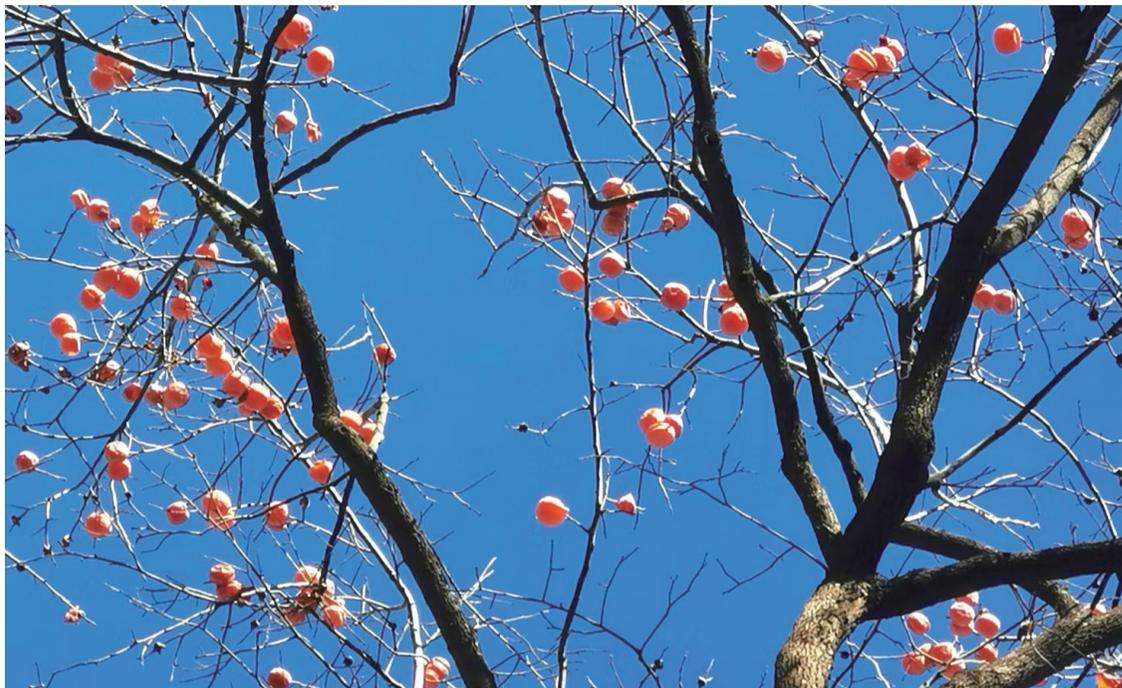
诗,藏在生活里
像那追着你的风

我们走进风中
然后随风消失

不要问
一切与你想的一模一样

时间的冰面
历史就是一道流水席

今晚,我推开那扇神秘的门
决定会一会我自己



蓝天红柿

◎薛华娟

通州湾,去“泵”皮皮虾

◎明前茶

吃过了午饭,两个双胞胎女孩和她们的妈妈小陈都换上了高筒胶靴,还戴上了防风头巾和长长的碎花袖套。一家人将乘着农家乐主人老谢的拖拉机前往通州湾滩涂,老谢笑着问孩子们:“等会儿,打气筒一压下去,泥水说不定溅一脸,多漂亮的衣服也保不住,你们怕吗?”

两个女孩异口同声地回复说:“捉到皮皮虾就不怕!老师说的,上了滩涂就要不怕苦,不怕累,沾一屁股泥也不掉眼泪。”

老谢哈哈大笑,对小陈说:“怪不得老人们都说,双胞胎这想法都太可爱了。我送了这么多客人去海滩上捉皮皮虾,最厉害的还是一对12岁的双胞胎男孩,他们两小时捉了一斤半虾。小姑娘们,就看你俩今天的表现,是不是比小哥哥们更神气了。”

说话间,已到了通州湾滩涂。站在高高的车斗里放眼远眺,这广袤的滩涂刚刚退潮,滩涂上细腻平整的泥沙,呈现出如今最流行的美拉德色系,赭石色、咖啡色、灰红色;潮汐冲刷后留下的潮沟纵横交错,像一棵棵巨树的枝丫留在大地上,又像天空的闪电,倒映在一望无际的松软滩涂上。松软的泥滩与蓝色海水犬牙交错之处,潮沟的纹路致密又玄奥,像人的大脑皮层,那一刻,海岸线仿佛有了思想。这片滩涂,令城里来的孩子和妈妈陷入了惊叹与走神之中。老谢从拖拉机上把孩子们抱下来,也不忙着教她们赶海,而是与她们一同眺望这大地上的奇景。是的,老谢已经不知道来这滩涂多少次了,每一次来,见到绿色的盐蒿子在深秋的风中渐次变红,他都会与农家乐的客人一样,感叹这片滩涂千百年来不断向东延展,如此土质绵软、色彩迷人,养育了那么多肥美的海鲜,泥沙上,到处布满虾蟹鱼留下的呼吸孔洞。

没错,活捉皮皮虾最重要的就是甄别虾在滩涂上留下的呼吸孔洞了。老谢手持打气筒,带着孩子们朝海岸方向行进。距离正午的退潮已经有两个小时,泥滩上一层薄薄

的海水已经变得清澈透明,这样,大家才可看到泥滩上像一元硬币那样圆圆的孔洞。老谢交代,这种打得很圆的洞,才是皮皮虾的杰作。一般来说,以这浑圆的主洞为圆心,周围三四十厘米的半径范围内,可以找到一个附洞,皮皮虾就藏在连接两个洞口的U形地洞中。若用手指或棍子去捅皮皮虾的洞穴,它受惊后会越钻越深,因此,赶海人想出了用打气筒“泵出皮皮虾”的好办法。

老谢开始示范。只见他将打气筒套在圆溜溜的主洞上,用力打气,附洞上立刻溅起了半尺多高的泥水花,一下,两下,三下,忽然,老谢放倒打气筒,扑过去,将刚“泵出来”的皮皮虾一把摀住。他将虾放在旁边的清水里洗干净,给双胞胎娃儿看,只见这只微微泛青的虾不服气地弓着背,它背上硬硬的甲壳分为10个节,尾部就像一个弹力十足的小簸箕。它凶悍地挥舞螳螂般的虾钳子,朝人瞪着它的小绿眼睛。

海滩捕获开始了,那真是声东击西、指南打北,每次判定了皮皮虾的主洞,双胞胎中的老大就将打气筒挪上去,牢牢扣住出气口,妹妹和妈妈就盯着周围两三个似是而非的洞口,它们究竟是螃蟹、竹蛏还是皮皮虾的家,这会儿是不好判断的,只有姐姐的打气筒压下去,那个爆出泥水花来的洞,才是真正的附洞。

几次实践下来,孩子们就明白,要把活蹦乱跳的皮皮虾“泵出”,打气一定要“稳、准、狠”,另外,皮皮虾的逃窜神速,若没在它跳出来的刹那牢牢摀住,就追不到它了。部分皮皮虾个头大,所挖的洞穴很深,可在U形洞穴中闭气隐藏,两个小姑娘眼看没有收获,已经打算放弃,老谢却说:“想一想你们在学校练跳远,是不是要先退远些,再助跑,捉皮皮虾也是这样,不如把打气筒搁到附洞上去,再试一把……”这一回,由妹妹去打气,姐姐蹲下去,紧盯主洞,只听哗啦一声,泥水花升到一尺多高,小姑娘双手前扑,一个跪地握住皮皮虾,说时迟那时快,皮皮

虾簸箕般的尾巴向后猛弹,泥点子溅了孩子一鼻子。两个孩子响亮的笑声,惊飞了滩涂上的海鸥。

没多久,泥水就让两个小姑娘面目全非,她们脸颊上、鼻头上、衣袖上、裤腿上,都是湿漉漉的泥点子。姐姐的眼镜片上,妹妹的粉红色发箍上,也全是泥点子。妹妹指着姐姐笑:“泥蛋子姐儿,好狼狈。”

姐姐毫不留情地笑着回击:“这会儿越狼狈,等会儿烤皮皮虾吃得越香,作文写得越精彩,老师也会把我的作文拿到隔壁班去朗读。”

她们在滩涂上跋涉的兴奋,延续了好几个小时。风已经有点凛冽,把孩子们的脸都吹红了,但海滩上每一个像硬币一样圆溜溜的洞穴,依旧持续不断引发她们的惊叹。她们蹑手蹑脚地靠近,蹲下来,竖起一根食指贴紧嘴唇,仿佛皮皮虾能听见她们的计划。在使用打气筒之前,她们偏过头,打量洞口会不会突然冒出一连串细泡泡,判定皮皮虾不在家。

她们打气,在泥水里扑击突然惊醒的虾,压根儿不在意周围的滩涂上有更昂贵的收获——老谢将整条胳膊伸进一个洞穴,捉出一只膏黄肥美的青蟹,又如法炮制,捉到了一条海鳗,他还捉到一些肥美的竹蛏。这些不会在洞口“蹦高高”的海鲜,一样也引不起孩子的兴趣。双胞胎女孩一直玩到潮水开涨,都不愿离开,最后,老谢与小陈只能强行将一身泥点子的孩子背起来,朝远处的拖拉机走去。

此时,双胞胎中的老大突然拍打着妈妈的肩头,让大家抬头看——只见一群海鸥,背上镀上了金橙色的夕阳光芒,所有的海鸥像是披着金甲在由西往东飞翔,谁都知道,向东就是潮水猛涨的方向了,那里,捕鱼捞虾都有更高的风险,要祭出真正的技术了。大海究竟有什么样的吸引力,在召唤这些长翅膀的精灵呢?孩子与驮着她们的大人停下来,仰望天空,聆听海鸥振翅飞翔的声音,那声音里有闯荡的勇气,有进击的坚定,那一刻,仰望的人也受到了深深的震撼吧。

玉兰
一瓣